

我很喜欢讲，我是松江人

顾月华（美国）

每当我从上海市区出发，坐在车里静静地朝远郊松江驶去，心情便会平静和安宁起来。我一生都住在喧嚣繁华的城市里，在纽约和上海两地来回穿梭，近10年我在松江居住，认识了很多松江人，他们说话带着很重的乡下口音，我喜欢他们的朴实勤劳善良和慷慨。本来是一个上海人，现在我也很喜欢讲自己是一个松江人。

我在上海出生。退休后，每年我都会从纽约飞回上海生活半年多，入秋从纽约回国，过完了冬天，才飞回纽约。以前我家在常熟路长乐路口，我跟姐妹们逛马路，总是从常熟路拐个弯，到淮海路上散步。我印象中的上海，就是熟悉的商店和法国梧桐树。我们定做大衣去鸿翔时装店，我们定做皮鞋去兰棠皮鞋店，我们理发一定会去沪江理发店。

每次回国，都感到上海日新月异，渐渐地，上海已经发展到家门口都找不到的地步。我们老上海的心里常常会有失落感，走进任何一个地方，已经听不到真正的上海话，而我的家也从上海



搬到了松江。我开始说自己是乡下人，到市里去见，见到亲友总爱多说一句，阿拉乡下人到上海来白相了。

几年前，在松江大学城附近，车子经过一个地方，一眼望去是一片湖水，波光粼粼的湖水上，飘逸着一大片三角形屋檐，那屋檐非常古朴典雅，就在水平线上，只见屋顶，不见房屋，这个建筑群完全沉浸在水里，令人惊叹。原来，这就是有名的广富林遗址。

广富林距今已有6000多年历史，这个古建筑群以三座巨型的宫殿般的建筑，仅露出那三角形斜坡的屋顶，漂浮在波光灵动的富林湖面，屋檐高低错落有致，周边的亭台楼塔，布局严谨巧妙，尤其是很多的木石结构，造型古朴，色彩低调，甫入景区，宛如仙境。

上海在我印象中，跟悠久的中华文化历史似乎不太搭界的。怎么在离开上海市区并不太远的地方，会有这样一片古色古香的水面上的屋檐？我对松江陡地充满了好奇。

让人带领着，我们先把闻名遐迩的泰晤士小镇、钟书阁、佘山教堂、植物园走了一遍。

松江有7所大学，形成大学城区的特有文化风情。我花半天时间，浏览参观了松江大学城里的大部分大学，这些大学都比我以前到过的大学宽阔宏伟得多。松江地大人少，整个城市都没有拥挤的地方，偶尔在校园里遇到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学生时，他们都很乐意与我合影。

视觉艺术学院真的是非常美丽，我们甚至还找到了一个典雅古朴的茶社，门口是荷花池，正是夕阳下的美景，我们留影荷花池，又品尝茗茶楼。

让我更加惊艳的是松江新城的核心，往张江科技方向走的2号地铁上，往往有人让座。那是因为上海浦东有个张江科技角，那里出世的青年有礼貌有教养，是人们公认的美好新事物。现在松江新城却造了一座宏伟的科技城，被称为漕河泾南部综合体。

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不会知道松江会出现世界最长的城市产业长廊，名为：拉斐尔云廊。一大片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的楼群，抬头看，竟然一片云一般似乎飘浮着的屋顶，那蓝色天空下面，便是松江区的金融集聚区，被命名为：松江智慧港。

一些高大上的项目，也纷纷落户松江。纵然它们的文化与科技的高度，带着神奇的速度、神秘的色彩直达云端，但它们的实体却稳定地扎根在厚实、肥沃的松江土地上，而未来的知识界精英将云集在松江新城新区的周围。

每当我驰骋在松江的大道上，松江总是一如既往地安静，马路宽敞，车水马龙有序前行，建筑宏伟壮观、气宇轩昂矗立在路旁。我觉察到松江跟其他城市有明显的不同之处，即使在松江的商业街道上，装饰风格也都都很得体，我看到的松江是一派少有的大气磅礴和宁静美丽。

于是我开始搜索了一下松江的历史，这一下我找到了上海的根，原来在松江。

松江是一个千年古城，建城已有1260年，上海最早出现人类的地方就是松江广富林。发现了广富林遗址后，在发掘中，又发现了良渚文化土台，而且是长江下游地区发现墓葬最多的遗址。

大约在4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，来自中原地区安徽北部、河南南部及山东地区的先民，从黄河流域一带向长江流域迁徙。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了广富林附近地带，在这里定居生存繁衍，与本土的南方文明碰撞融合，他们就是这片土地上最早的移民。

世人谈到上海，往往只知它的繁华与现代化的发达。唯从广富林遗址的历史，可以追溯到秦朝，秦至南朝梁时期，此地曾称海盐县、前京县、青浦县，自唐代天宝十年，成为华亭县，这就是上海1200年前的前身。

至1277年，华亭县升为府，同时建立了松江府。至清代，松江属下是华亭、上海、青浦、奉贤、南汇、金山和娄县七个县，从此在地图上出现了上海这个名称。

上海带着松江的泥土芬芳，带着广富林的传说，向世界开放，展示出这个海派城市的特有风貌。在上海的文化里，早已传承了中国的传统习俗礼仪，也融汇了西方国家成熟的风土人情。

松江默默地退在上海身后，它的发展速度一日千里。黄昏的阳光把一切景色镀上了金光，我多次走在古老的广富林石板路上，想着它几千来的历史。原本静静地沉睡在地下，寂静无声，因着水面上的屋顶浮出了水面，从4000多年前的一个原始村落，走向了一座富甲天下的繁华古城。松江在历史上寻找到的来历，也让大上海找到了它的祖先。我现在很喜欢骄傲地对人讲：我是松江人。

以草为名

尹学芸



某一年，我远走西安、宁夏时开始琢磨地名。不知别人是否有体会，我对那些古称谓总心怀一种景仰，进而能闻出一股味道。西安、宁夏的名字不止意味着安宁，还意味着平和宽广，再往深处想，似乎又与地域特征和人文背景关联。比如眼下我正要启程去甘肃，边收拾行李边自己嘀咕，甘肃的“肃”是四声，不是江苏的“苏”，读一声。之所以这样嘀咕，是家乡的方言中有时不怎么区分一声和四声。便想“肃”字之于甘地，是再适合不过了。此刻南方草木葳蕤，京畿之地的北方落叶如织。而查看我要去的古浪、天祝一带，已是瑞雪纷飞，夜里零下十几度，按内地人的感觉，已经属于严寒。我们的版图就是这样神奇而有趣，绕此转一圈，就是走过四季。

我对以草命名的地方有种说不出的好感。湖北有麻城。四川有大竹。江西有萍乡。广东有东莞。麻城和萍乡都好理解。麻城与天麻有关。天麻这种东西，治气血两虚和头晕目眩。萍乡境内水面上遍布萍草，故此得名。有人说，竹子是草么？是的。它长得再高再壮，却没有年轮，不分枝杈，不具备任何木本植物的特征。所以很悲催，它是草本。绝少有人想到莞草是种植物，尤其在北方，很多人闻所未闻。据说困难时期，当地人都以莞草为食，救了不知多少性命，后来才有了东莞，天下闻名。

天津有蓟县。蓟城、蓟门、蓟丘、蓟州，千百年来我们就这么随口叫。说到“我们”，可知这是生我养我之地，既赋予生命，又赋予生命之外的元素和条件。可绝少有人知道这也是以草命名的地方。蓟是多年生草本植物，茎有刺，叶子羽状，花紫红色，瘦果椭圆形，全草可以入药。它

还有个俗名叫起起牙，我的长篇小说《菜根谣》早时的名字就叫《起起牙开花》。史学家讲，作为古地的蓟城在北京西南，曾为周朝燕国首都。而周朝燕国首都，据查便有燕下都古武阳之说，位于河北保定易县南3公里的高陌乡，易保公路纵贯。数字如此确凿，但蓟州的史学家自有其观点。他们觉得，陈子昂的“北登蓟丘望”就是登临城北的府君山。既然李白题写了“观音之阁”的匾额，就有理由站在后山坡上写“燕山雪花大如席”。他的好朋友杜甫在远方惦念，也不免写出“剑外忽传收蓟北”。这就要说到众乐乐与独乐乐了。原本语出孟子与齐宣王的几句对话，“独乐乐，与人乐乐，孰乐乎？”“与少乐乐，与众乐乐，孰乐？”国人基本耳熟能详，能引起哲学思考的估计不在少数。

但天下之大，鲜有以“独乐”为名的物体，偏是蓟州城内有个大宝贝，名曰独乐寺，寺名为明代严嵩手书。那座落款“太白”的观音之阁，就是主体建筑，安禄山起兵叛唐曾在此誓师。东南角有两棵菩提树，我每

次走到这里，似乎还能听到鼙鼓咚咚作响，胡人裹着皮衣裙跳踢踏舞，和着鼓点的喙鸣。那时蓟州已改称渔阳，白居易远在陕西周至任县尉，与友人陈鸿、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，谈及李隆基和杨贵妃，不禁感慨，方有“渔阳鼙鼓动地来”的诗句流传至今。至此不由感叹古代信息虽不畅，诗人尚不缺位。而且语调平和从容，仿佛因“君王不早朝”引发的安史之乱只是别人家事。可见，即便是同时代的君王，若赢得悲悯也需最起码的德性。到20世纪20年代，梁思成夫妇坐驴车不止一次来探访古建筑，留下的手绘内部结构图，漂亮得令人叹为观止。夕阳打在独乐寺的右半边脸上，门前的古柏通体发光。成群的蝙蝠在天上飞。如今时光荏苒，建筑还是那座建筑，夕阳还是那个夕阳，蝙蝠呢？

遥远历史中的人和事，都被尘埃掩映了。走在青石板铺就的窄街上，有青苔从石缝里钻出，晶莹地泛着水珠。便想这坑洼的石板路，不知脚踏过多少先人，这青苔就是那时的青苔

与芳为邻

孙善文



推开阳台的玻璃门，一道道紫色的光芒顺着阳光的流向扑面而来。空气是凝固的，在一枝枝挺擎着的花萼上，我分明看到了一双双闪烁的眼神，热烈却不失含蓄，盛张又隐含诗意，这是那几株长在阳台的蝴蝶兰所带来的清新气息。

兰花是国人最喜爱的花草之一，相传在远古的尧时期，已有人将野生的兰花植入庭院。在湖北钟祥，有一座高台被称兰台，据传因舜帝巡访至此，并在台下种下兰花而得名。对兰花的赞美，大多离不开它高洁、淡泊、静雅的品质。李白有诗云：幽兰香风远，蕙草流芳根。梁宣帝在《兰诗》中写道：开花不竞节，含秀委微霜。《孔子家语》中留下名句“芷兰生于深林，不以无人而不芳；君子修道立道，不为困穷而改节”。我亦喜兰，家里的阳台种了剑兰、石斛兰、君子兰、蝴蝶兰，它们与我比邻而居，就像我的亲人。

离家几公里外有一个花草市场，这里是真正的花花世界。最吸引我

的，是一间叫香来早的兰花专卖店。店面不大，但里面林林总总的兰花就有近百种之多。卖花的小伙子一下子就读懂了我惊讶的眼神，聊起与兰花有关的话题便滔滔不绝。兰花过万种，仅蝴蝶兰就有数百种。

蝴蝶是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动物，它终其一生只有一个伴侣，常常被寓意爱情的甜蜜自由和生活的吉祥美好。一种植物因为神肖酷似，而得以享受了同样的礼遇，也算是另一种爱屋及乌吧。由蝴蝶及蝴蝶兰，民间早已准备了动人的传说。说的是在一座清秀灵毓的大山中，藏匿着一条如诗如画的山谷，一只蝴蝶翩跹而至，迷恋这里的清幽美景，它在流星划过天际的某个晚上，许下了心愿，希望可以一生守护这份美丽，并最终如愿化为幽艳的蝴蝶兰，一生守望峡谷。

兰花店里，摆得最多、卖得最好的就数粉色或紫色的蝴蝶兰了，逢上春节或喜庆活动，更是卖得火爆。花解人意，只需简单的花容便可凝聚为

无声的语言，传递一股股吉祥愉悦的气息。

我家阳台盛放着的正是紫色的蝴蝶兰。在百花齐放的春天里，它们选择了隐忍养精，与火伞高张的夏日相约，一同开启新的生活。它们一枝，一枝，又一枝，悄无声息地拨动着自行行走的时间，在叶茎之间将花萼举起，高高的，用一个个打开的表情展示自己内心的炽热。一朵朵蝴蝶兰的绽放，让屋子刹时变得多彩和生动起来。每天早晨上班前，我都会到阳台上走上一圈，在薄薄的阳光下，与花儿对视着，彼此探望和温暖。城市的喧嚣，让人或寄情于山水的悠远，或托付于花草的清雅。蝴蝶兰没有强烈的花香，但有微笑，这是另一种美，可以让你的陶醉发自肺腑。我留意到，蝴蝶兰都是花开一串的，一朵一朵次第而开，最多的就有十多朵。

兰花真的靠养，从选择适当的花盆、准备盆土，到日常施肥养护，都需要下一番真工夫，这是真切的付

在满目青翠中返回故乡

杨碧薇

来到沁源前，我对山西的印象，多半不脱离樟柯的电影。他在《站台》《小武》《山河故人》等影片里呈现的山西地理风貌，再三地强化着我对山西的认知。2011年我大学毕业，在漫长的毕业旅行中，也曾游荡到平遥、太原、榆次，一路上所见之景，亦与贾氏电影里的镜头相差无几。

然而，沁源是一个特例。它是山西的江南，是漫漫黄土中沁人心脾的一块绿洲。昨天傍晚，我们的汽车从太原驶出，越是临近沁源，我眼中的碧色就越浓郁。暮光洒落在静默的山岗，一层又一层绿随着微风轻轻摆动，在它们生动的眼波里，装着夏日的密语，也装着未知的远方。很多年前听到的雷光夏的一首歌，突然就跳

回我脑海，那条绵长的旋律，结下了厚厚的绿叶。对，那些阔叶林带的叶子，叶片上的纹理清晰可辨……不知过了多久，满车的人都睡着了，我从耳机里的民谣歌声中缓过神来，不意地朝窗外一眺，竟然以为回到了故乡。

故乡，一个熟悉又温暖的词汇。我的记忆渐渐复苏：幼年时分，在滇东北深处的小城，也是这样的黄昏，祖父去幼儿园接我回家。一路上，夕曛把敞旧的小城镀上了一层童话中的金色。远处的青山重重叠叠，覆盖着苍苍的植被。我还那么小，远方那么大，在我视线的极点，整个世界青山辽阔，这份辽阔让人心焦，让人渴念。我问祖父山的那边是什么，祖父说还是山。我说那么再翻过去呢，他

说翻过去了，山的背后也还有山。我问：“全世界都是山吗？”他说不是的，翻过许多山后，在远方，还有平原，有大海，有丘陵和沙漠，有数不清的城市和数不清的人们。我说：“爷爷，我要快点长大，和你翻过山，去别的地方玩。”祖父笑了，他把我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，慢悠悠地说道：“等你长大了，爷爷就死了。”

一转眼，祖父已辞世十余载，我也离开故乡十多年了，但这个片段，在我的记忆中却日渐清晰。无论我走多远，故乡都会以一种持续的、神秘的方式召唤我。比如此刻在沁源，这漫山遍野的绿，这蜿蜒在绿中流向远处的溪流，这溪流中浮动闪烁的金光，这份悠然、惆怅与唏嘘，竟与我

出。只是当看着这一朵朵热烈的蝴蝶兰像一只只蝴蝶伫立于枝头的时候，你感到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邻居陈姐称赞，你家的蝴蝶兰开得好真好啊！儿子露出神秘的神色说，陈阿姨，你知道这些兰花是哪儿来的吗？它们都是我爸爸去年春节后从楼下的垃圾桶边捡回来的。看着陈姐愕然的眼神，我禁不住笑了。儿子说了大实话。这些蝴蝶兰中的某一株，说不定就是同样爱花的陈姐所丢弃的。兰它们在人们迎春纳福的日子里吐出一朵嫣红后，被陈姐以及其他邻居扫地出门，在即将送往垃圾填埋场的路上，遇上了爱兰的我，从而移植到我家阳台，延续了生命，也让自己埋在心底的芬芳再次呈现。

阳台上的一株株蝴蝶兰，在享受着快乐的时光，它们与我互为睦邻，情投意合。我觉得自己是那样荣幸。真的，谁不想拥有一个心藏芬芳、可观可赏可闻可抒情可展怀既养心又养学的亲邻呢？

的故乡如此相像！

去年，我远在云南老家的杨氏家族，历时数年，终于将一册厚厚的杨氏家谱修订完毕。家谱的彩页上有一株枝繁叶茂的桂花树，那是我们的祖先在清乾隆年间从江西移居到云南后亲手栽种的。若再将家族史往前推，父亲不止一次对我说过，在他很小的时候，他的祖母便告诉他，我们的根远在山西。对，就是那个被无数中国人认领为故乡的山西洪洞，不信你看你的小脚趾甲是不是分瓣的……写下这些文字时，我正置身于沁源浩大的苍翠中。我想，时空确实在施加某种魔法，让我在旅途中回返故乡，这故乡是童年的，家族的，历史的，文化的，永恒的乡愁的……